

· 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 ·

南宋朱子后学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林东杰

提 要:南宋时期,妈祖频繁得到朝廷加封,妈祖信仰迎来从莆仙走向全国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朱子学说开始在福建等地大范围传播,而朱子后学基于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理解,在对待妈祖信仰的态度上,截然区分为排斥与褒崇两种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真德秀等朱子后学对妈祖信仰的褒崇,保证了妈祖信仰的广泛传播。

林东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妈祖信仰 真德秀 陈淳 魏了翁 刘克庄

诞生于五季宋初的妈祖信仰^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范围仅仅局限在莆仙地区。^②到了南宋时期,妈祖频繁得到朝廷加封,^③妈祖信仰进入从莆仙走向全国的过渡时期。^④与此同时,朱子学开始在福建等地大范围传播,^⑤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朱子学传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当时妈祖信仰的传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意思的是,朱子的几个著名弟子对妈祖信仰的态度明显存在分歧。

—

朱子门人中,及门弟子陈淳对妈祖信仰进行过直接批评。陈淳(1153—1217),字安卿,号北溪,漳州人,主要从事教育与著述,晚年得授泉州安溪主簿,但未上任而卒。陈淳在其著名的《上赵寺丞论淫祀》一文中,直斥妈祖为“莆鬼”、漳州的妈祖信仰为“淫祀”:

《礼》: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及夫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此邦之所崇奉者大抵皆非此族。其无封号者,固无根原来历;而有封号者,亦不过出于附会而货取。何者而非淫祀?威惠一庙,为死事捍患于此邦,国朝之所封锡,应礼合制,号曰忠臣义士之祠,邦人之所仰然。既载在公家祀典,则春秋荐享常仪,盖有司之

事,必肃其坛宇、严其户牖,岁时禁人闲杂来往,止于朔望启钥与民庶瞻礼,乃为得事神严恭之道。上不失乎敬鬼神而远之之智,下不陷于非鬼而祭之之谄,阴阳人鬼不相乱,庶几称情而合宜,固非民庶所得私祭而浪祀者也。今帐御僭越既不度,庙貌丛杂又不肃,而又恣群小为此等妖妄谋渎之举,是虽号曰正祠,亦不免均于淫祀而已耳。非所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无福神,其聪明正直必不冒而享之。况其他所谓圣妃者,莆鬼也,于此邦乎何关?所谓广利者,广祠也,于此邦乎何与?假使有或凭依言语,亦妖由人兴,不足崇信。^⑥

上述引文中,陈淳指出“圣妃”是“莆鬼”,可知其时妈祖已经得到“妃”的封号。根据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的敕文:“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女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赐命驭神恩礼有序。”^⑦可知“妃”是宋代给女神的最高封爵。然而,虽然朝廷已经承认妈祖信仰且对妈祖屡有加封,但陈淳依然对其不认可,认为其封号“不过出于附会而货取”,他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根据儒家典籍,进入祀典的人格神需要有显著的道德功业。从引文中陈淳举威惠庙(奉祀开漳圣王陈元光)作为正祀的例子,其所认可的道德功业应该是生前所立,而妈祖基本不符合这点。^⑧很多材料表明,妈祖生前很可能是



一名巫女。廖鹏飞（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特奏名进士）在其《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介绍妈祖时说“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⑨明代《兴化府志》中谈到：“顺济，谓湄洲林氏女，能知人祸福，即妃也。予少时读宋郡志，得绍熙初本，亦称妃如里中巫。”^⑩可知在陈淳生活的年代，妈祖生前为巫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在宋代，巫覡不但早已失去了以往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和光辉形象。^⑪而且，不齿于宋代社会主流群体的官僚士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巫覡自觉加以抵制，出仕为官者，则运用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厉行治巫，积极上书朝廷颁行禁巫法令。^⑫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陈淳自然对妈祖信仰缺乏认同感。

（二）妈祖与漳州没有任何关系，妈祖信仰在漳州是一种神灵“越界”。这种神灵“越界”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也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关注，以至刘宰（1167—1240）所拟的策问试题都特别提到：

问：水旱有祷，礼也。抑有可疑者，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内者，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楚昭亡国之余，河非所祀；季氏旅泰山，孔子伤之。而今也五岳之祀遍于州县，礼欤？……诸君必有见于此，愿详陈之。^⑬

陈淳对妈祖信仰“越界”的指摘，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共同看法。绍定二年（1229），为官钱塘的莆田人丁伯桂在为当地妈祖庙写的《顺济圣妃庙记》中详细叙述了妈祖许多显灵护国保民的事迹，继而谈到“神虽莆神，所福遍宇内”，^⑭恐怕也是因为当地士大夫对妈祖信仰在钱塘传播有所抵触。

然而，就目前习见资料推断，士大夫阶层中似乎只有傅伯成对妈祖信仰活动有过限制。傅伯成（1143—1226），字景初，号竹隐居士，泉州晋江人，少从朱熹学，隆兴元年进士，庆元三年（1197）到庆元五年（1199）在漳州任上，^⑮从时间上看，陈淳的《上傳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应该就是写给傅伯成的，他在该文中写道：

此间有所谓乡税扰民甚于官租。……如诸庙之率敛民财，其一也。盖此间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非鬼立庙，其植祸深，其流殃蔓。……一般浮浪不检人，托鬼神图衣食，称庙中会首，每装土偶如将校衣冠，名曰舍人，或曰太保。时骑马街道，号为出队。群不逞十数辈，拥旌旗鸣钲鼓随之。擎

疏头假签土居尊秩名衔为都劝。缘继以宗室列其后。入人家抄题钱物，托名修庙，或托名迎神禳灾，胁以祸福，不分贵贱贫富，必足数而后去。虽肩挑背负小夫，亦必索百文五十为香钱。连日自朝至暮，遍匝城市，无一户得免者。其实所抄题钱大概皆是会首入己自用，为醉饱计，为肥妻孥计，于鬼神何有？计闾城诸祠，似此类假托者，不知其几庙。一岁间自春徂冬，人户遭此等挠聒者不知其几？盖愚民无知，畏鬼诛谴，割仰事俯育之具，为无用不切之输，不胜其苦。此乡税之至横者。漳民无大经商，衣食甚艰，十室而九匮，非如温陵市舶连麓富饶之地，其何以供此？为千里人之主，可坐视而不问乎？假鬼神以乱政，及哀敛民财，在法明禁，恐不可不申严约束。^⑯

陈淳在这里批评漳州“民俗尚淫祀，多以他乡”，导致民间一种“至横乡税”，乃假借迎神赛会之名苛敛民财，并大声呼吁官府进行约束。

关于傅伯成漳州任上的情况，史书上记载：“庆元初，召为将作监，进太府寺丞。言吕祖俭不当以上书贬。又言于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伪学目之。又言朋党之蔽，起于人主好恶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爱民为本。推熹遗意而遵行之，创惠民局，济民病，以革襍鬼之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⑰刘克庄在为其所写行状《龙学竹隐傅公》中写道：“以亲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治以律己爱民为本，推朱文公遗意而遵行之。始创惠民局，以革襍鬼之俗。由郡南门至漳浦，为桥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旁，以纪其惠。工费一出所却例卷。”^⑱对比行文，一些语句一模一样，可知史书记载很可能参考了刘克庄的文章，值得玩味的是，相对于对傅伯成其他善政记载的详细，一句“革襍鬼之俗”略显含糊，这个应该跟刘克庄非常崇敬妈祖有关。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莆田人，淳祐六年（1246）赐进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与傅伯成私交甚密，屡受傅奖掖之恩、以傅门人自称，^⑲南宋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在世时即文名卓著，写了许多歌颂妈祖的诗文。如其《三月二十一日泛舟十绝》其七写道：“虽沉璧马计安施，倏忽桑田变渺瀰。说与神通君看取，潮头不改艮山祠。”^⑳而在另一首诗中，更是尽情讴歌：“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巨浸虽稽天，旗盖俨中流。驾风樯浪舶，翻筋斗千秋。既而大神通，血



食羊万头。封爵遂綦贵，青圭蔽珠旒。轮奂拟宫省，盥荐皆公侯。始盛自全闽，俄遍于齐州。静如海不波，幽与神为谋。营卒尝密祷，山越立献囚。岂必如麻姑，撒米人间游。亦窃笑阿环，种桃儿童偷。独于民锡福，能使岁有秋。每至割获时，稚耄争劝酬。坎坎击社鼓，呜呜缠蛮讴。常恨孔子没，幽风不见收。君谟与渔仲，亦未尝旁搜。束皙何人哉，愚欲补前修。缅怀荔台叟，纪述惜未周。他山岂无石，可以砻且镌。吾老毛颖秃，安能斡万牛？”^②在《风亭新建妃庙记》中，亦有如下记载：

语有之：生封侯，死庙食，大丈夫事也。妃以一女子，与建隆真人同时奋兴；去而为神，香火布天下，与国家祚运相为无穷。吁，盛矣哉！异时航海梯山者，勤王抗敌者，猝遇飓风暴虏，雪涛白刃，命悬漏刻，心响默祷，往往见神于云烟岛屿之间，莫不获安稳趣。非但莆人敬事，余北游边，南使粤，见承楚番禺之人，祀妃尤谨，而都人亦然，海潮啮堤，声撼行阙，官投壁马不验，冲决至艮山祠，若为万弩射回者。天子惊异，锡妃嘉号，特书不一书，今为“灵惠嘉应协正善庆妃”，又封妃父曰某侯，母曰某夫人。^③

此外，刘克庄尚有两篇祭祀妈祖的祝文，其一：

某持节到广，广人事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某，妃邑子也，属时多虞，惕然恐惧。妃其显扶默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亲忧。它日有以见鲁卫之士，妃之赐也，敢告。^④

其二：

某由庾及漕，见谓骤迁，岂上之加惠于远臣欤？抑神之实私于邑子欤？方今军无宿储，民苦贵余。脱有败缺，将为神羞。神既鹭其始，必成其终。视事之初，敬奉瓣香以谒。^⑤

从这3篇文章中，特别是“妃以一女子，与建隆真人同时奋兴；去而为神，香火布天下，与国家祚运相为无穷。吁，盛矣哉”、“妃之威灵远矣。某，妃邑子也”、“抑神之实私于邑子欤”等几句，可知刘克庄对妈祖不但十分崇敬且很有亲近之意。

鉴于反对妈祖信仰在漳州传播的陈淳，屡次给同为朱子门人的傅伯成上书，于情于理自然容易影响傅伯成的施政，故傅伯成当对漳州地区的妈祖信仰活动有所约束或限制，故与傅伯成关系

紧密且崇敬妈祖的刘克庄，记载傅伯成在漳州善政时，其他几条记载详细，唯独语焉不详地写道“革（漳州）機鬼之俗”。

二

饶有意思的是，不同于陈淳对妈祖信仰的指责，亦是朱子亲炙弟子的陈宓十分认可妈祖信仰。陈宓（1171—1230），字师复，号复斋，福建莆田人。绍兴二十九年（1159），其父陈俊卿捐地建白湖庙，40多年后，该庙翻新，陈宓为此撰写了《白湖顺济庙重建寝殿上梁文》，文中大段文字歌颂妈祖的威灵，其文曰：

昔称湘水神灵，独擅南方；今仰白湖香火，几半天下。祠宇殆周于甲子，规模增焕于此时。妃正直聪明，□福同于天道；周匝宏博，利泽覃于海隅。人人尽得所求，户户愿殚其力，不日遂成于邃宅，凌霄有类于仙居。用赫厥灵，以报有德。神岂厌旧，众惟图新，修梁既举于佳辰，善颂宜腾于众口：

儿郎伟，抛梁东。猎猎神旗照海红。但见舳舻来又去，密俾造化不言功。

儿郎伟，抛梁西。石室云岩晚照齐。肤寸便为千里润，农夫不复卜朝隄。

儿郎伟，抛梁南。地胜长魁鼎足三。海脚东来连地绕，壶颠直上与天参。

儿郎伟，抛梁北。塞上狼烟今永息。山行水宿绝偷攘，浙外淮濡来菽麦。

儿郎伟，抛梁上。十万人家环首向。风马云车自往来，锦衣琼佩相飘扬。

儿郎伟，抛梁下。斥卤弥漫开沃野。黄云收尽月华明，箫鼓声中浑福嘏。

伏愿上梁之后，神人安妥，年谷顺成，贯无风雨之灾，士有云龙之庆。春秋载祀，来千里之牲牢；亿万斯年，报九重之宠命。^⑥

此文中处处褒崇妈祖，可见陈宓对妈祖信仰是认同的。陈宓之外，作为朱子私淑弟子的真德秀、魏了翁都撰有向妈祖祈祷的祝文。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为希元，号西山，福建浦城人。宋庆元五年（1199）进士，不久又中博学宏词科，曾两度任泉州知府（第一次在1217—1219，第二次在1232—1233）^⑦。真德秀再次为官泉州时，写了多篇向妈祖祈祷的祝文，其中两篇是祈求妈祖保佑官军在与海寇的战斗中大获全胜：



某猥以非材，再守滋土，实惟神庇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某既调兵以逐捕矣。于惟圣灵丕赫振耀，凡航海之人，仰恃以为司命，是用祇遣官僚敬伸忱祷：昔者戊寅之役，盖尝赖神以有济。今舟师追贼，行且相及，正仰资圣力之时，惟神縈之维之，使不得遁，王师大捷，一网弗遗，鲸波晏清，如行枕席之上，皆神之大惠也。某之报谢，其致弗虔！谨告！^⑧

天下之至险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者，莫如盗贼。以至不仁之徒，而凭至险之地，其为生灵之害可胜计哉？某再忝郡符，方将与民相安于无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焉。前者自北而南，仅能小挫其锋；今复自南而北，倘不大惩艾之，则方来之患未有穷已。是用纠合熊虎之旅，俾往殄鲸鲵之群。惟圣妃神灵煊赫，凡航海之人，赖以司命，是用有谒焉。导王师以必胜之机，而挤狂寇于必败之涂，如前日之所祷者，非圣妃其谁望？敢俯伏以请，谨告！^⑨

上引第一篇祝文开头即谓“某猥以非材，再守滋土，实惟神庇是依”，可知是亲自到庙祈祷，继而赞颂妈祖在嘉定十一年（1218）缉捕海寇的战役中（“戊寅之役”）帮助官军取得胜利，最后请求妈祖继续保佑官军在与海寇的战斗中获胜。不久后，真德秀再次亲向妈祖祷告，这次写了上引的第二篇祝文，文中“惟圣妃神灵煊赫，凡航海之人，敕以为司命，是用有谒焉：导王师以必胜之机，而挤狂寇于必败之涂，如前日之所祷者，非圣妃其谁望”几句，可谓对妈祖推崇备至。

真德秀的另外两篇祝文是为祈雨所作。其文分别如下：

乃者谷雨以来，嘉泽弗继，某既遍祈郡望矣，雨意屡作，而未即霑然。惠邑之士，有言龙宫之山圣妃之祠，灵响甚著，乡人父老，方奉九座真如之像就致祷焉。以郡守闵雨之诚，倘致瓣香为民有请，无不获者。是用控露忱辞，遥伸恳款，且委邑尉代谒于祠下。夫以圣妃之神灵，而济以佛菩萨慈悲，其视生灵之急，必将如拯焚溺，愿不惜嘘吸之力，使一雨十日。高原下隰，无不被优渥之施，阖郡七邑，俱为丰年。则某之所以图报者，其曷敢懈！谨告！^⑩

某间者以闵雨修祠，遣邑尉代祷祠下，而某拜于庭以送之。乡之士有驰报者谓：祝

词甫至，而甘霖随霑，不疾而速有如此者，某不胜兴敬。惟濒海之邦，厥壤刚燥，比虽得雨，而风日炎灿，润泽易竭，种艺犹艰，一或失时，后虽甘霖相续，亦无及于事矣！十万生灵之命，安危存亡，决于朝夕，岂细故哉？是用命邑宰敬致菲仪，就属乡士，再伸忱祷：伏惟英烈之神灵，正觉之慈悲，实亟图之。一雨十日，俾土之瘠者肥，而苗之萎者茂，环地千里俱为丰年。则某之所以谢灵贶者，其敢或后！谨告！^⑪

这两次祈雨，都是向惠安县龙宫山圣妃祠祷告，稍后的祝文是前篇的续作，系真德秀在祈雨初有成效后，进一步祈祷“一雨十日”，以彻底解除旱情。巧合的是，魏了翁同样有篇向妈祖祈雨的祝文。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四川蒲江人，庆元五年（1199）进士。魏了翁晚年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时，写了篇《灵惠庙祈雨》：

维莫之春，嘉生动陆，虽时雨之数下，尚土膏之弗滋。人情嗷嗷，靡所底告，敢用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庶几顾歆大需嘉泽，终惠多稼，汜成康年，则荷神之休，曷维其已！^⑫

此外，魏了翁另撰有《灵惠庙生辰祝文》：

我有民人，我神佑之。我有田畴，我神雨之。时禋岁祀，我仪主之。诞弥厥旦，我民赴之。享有旧典，我仪举之。无腆具修，神毋吐之。^⑬

这两篇祝文虽短，但足以证明魏了翁和真德秀都是认可妈祖信仰的。二人认同妈祖信仰，乃在于他们认可妈祖为正祀，这不仅在于妈祖得到朝廷赐额、封号，^⑭还在于他们认可妈祖有功于民，上引祝文即有直接体现。对妈祖道德功业的认可，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如黄公度（1109—1156）《题顺济庙》诗云：“枯木肇灵沧海东，参差宫殿宰晴空。平生不厌混巫媼，已死犹能效国功。万户牲醴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传闻利泽至今在，千里桅樯一信风。”^⑮再如淳熙二年（1175）进士赵师侠有3首《莆中酌献白湖灵惠妃》：其一，“神功圣德妙难量，灵应著莆阳。湄洲自昔仙境，宛在水中央。孚惠爱，备祈禳，降嘉祥。云车风马，胎蚤来歆，桂酒椒浆”；其二，“茫茫云海浩无边，天与水相连。舳舻万里来往，有祷必安全。专掌握，雨旸权，属丰年。琼卮玉醴，飨此精诚，福庆绵绵”；其三，“威灵千里护



封圻，十万户归依。白湖宫殿云耸，香火尽虔祈。倾寿酒，诵声诗，谅遥知。民康俗阜，雨润风滋，功与天齐”。^⑧又如南宋吴自牧在其《顺济圣妃庙》中写道：“（妃）姓林，莆田人氏，素著灵异，立祠莆之圣堆。宣和赐庙额，累加‘夫人’美号，后封‘妃’，加号曰‘灵惠协应嘉顺善庆圣妃’。其妃之灵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⑨

另外，与陈淳不认可神灵“越界”不同，真德秀和魏了翁对神灵“越界”不仅持一种包容态度，且积极为之辩护，这是他们认可妈祖信仰的又一原因。真氏任柳州知州时，曾撰《跋诚应庙记》，向柳州人说明在当地奉祀福建神祇灵泽广惠夫人的合理性：“（夫人）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处、信、衢间，芟火殆遍。方其肇灵于百丈也，有像焉，浮水而上，里之人因奉而祠之。今庙于赤石也，亦然。意者灵泽之功，自近而远，故上帝因之，广其所涖之地，若古诸侯加地进律之典欤。”^⑩真德秀把灵泽广惠夫人信仰传播到柳州归因于上帝之意，把夫人所受祭祀范围的扩大，比作古代诸侯得到的封地增加。这个解释巧妙的避开了“祭不越望”，为越望祭祀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魏了翁为“越望之祭”辩护时，同样绕开了“祭不越望”，其《眉州威显庙记》写道：

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于此乎何居？曰：古先圣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美报者，有功烈焉，民瞻仰焉，取财用焉。春秋奉尝所不敢后，固也。然而户灶门行之祀，坊庸表囷之蜡，祔侯祖伯之祭，马蚕猫虎之灵，有施于人则无不宗也。是仁之至，义之尽也，而况兹乎？抑侯之为是祠也，繇繇然若国之有社而无私福也，其可谓先成民而致力于神矣。^⑪

魏氏在文中特意强调祭祀与否取决于神灵是否“有功烈焉，民瞻仰焉，取财用焉”，这个标准与“祭不越望”同样具有经典依据，《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魏了翁的解释，同样有利于神灵信仰的“越界”传播。

三

在对待民间信仰上，南宋地方官员具有很大的主动性，他们可以自行处理一些他们认为的淫

祀，也可能为了本地利益不顾朝廷法令支持民间宗教集会。^⑫庆元年间，陈晔在汀州打击五显神的淫祀即为例证。五显神早在大观三年（1109）就得赐庙额“灵顺”，至淳熙元年（1174）更是得到了“公”的封号。^⑬如此，五显神乃是朝廷认可的正祀，但陈晔不认可汀州五显神祭祀，照样禁毁五显神的祠庙。对此，志书上记载道：“汀俗尚鬼信巫，宁化富民与祝史，托五显神为奸惑众。晔得其实，窜祝史，杖首事者，毁其祠。”^⑭真德秀也有禁毁淫祠的举动，刘克庄在其为真德秀写的行状中如此写道：“公历一节四麾，治以教化为先，辟贡闾，增学舍，江东祠范忠宣公，长沙新贾傅庙、晋谯王祠，温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苏公缄于学，而绌其不当祠者。”^⑮从这两事可以看出，尽管妈祖得到朝廷封赐，真德秀任泉州知府时，如果不认可妈祖信仰，要采取行动抵制妈祖信仰，并非不能。

真德秀在士林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据史书记载：“（真）德秀长身广额，容貌如玉，望之者无不以公辅期之。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时相益以此忌之，辄摈不用，而声愈彰。……然自侂冑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⑯清人全祖望评价他道：“西山之望直继晦翁。”^⑰加以真德秀两次任泉州知府，尤其第二次任职始于绍定五年（1232），离南宋灭亡不到50年，若此时禁毁妈祖祠庙，在随后朝代更迭的动荡局势下，泉州的妈祖祠庙想要复建必然更加不易。另外，宋元时期的泉州，海上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繁荣，中外船舶云集，乃是妈祖信仰向外传播的最佳出海口。^⑱在妈祖信仰传播史上，泉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从《元史》径称妈祖为“泉州神女”即可看出。^⑲因此，如果真德秀不认可妈祖信仰，在泉州禁毁妈祖祠庙，很有可能遏制妈祖信仰在泉州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其他地方对妈祖信仰的抵制以及迟缓妈祖信仰向海外的传播。

小 结

虽说汉代以降儒教影响之下的中国，崇拜、

祭祀的神灵呈现出多样化,^⑩但士大夫依然可以通过著书立说或者行政手段对民间神明信仰进行批判、阻止,^⑪加以正如笔者前文揭露的南宋地方官员处理民间信仰上具有很大主动性,故真德秀在妈祖信仰迈向全国的关键时期里,因缘际会成为了关键人物。刘克庄与朱子许多杰出弟子和门人交游,但其甚为歆慕尊崇且正式入门从学的老师只有真德秀。刘克庄 20 出头时在国子监读书,即和真德秀有门生座主之谊,后来不但屡次从教于真德秀且屡受真德秀提拔,一度任真德秀幕僚,^⑫故真德秀对妈祖信仰的态度自然容易影响到刘克庄,而从如今习见资料看,恰恰是刘克庄留下了最多讴歌妈祖的诗文。

(责任编辑:又小易)

* 本文系厦门大学田野调查基金项目“福建沿海、黔东南两地民间信仰调查”(2016GF004)阶段性成果。

- ① 徐晓望著:《妈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29—32页。
- ② 朱天顺:《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107页。
- ③ 刘福铸:《妈祖褒封史实综考》,《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0—16页。
- ④⑤ 李少园:《论宋元明时期妈祖信仰的传播》,《福建论坛》1997年第5期,第8、8页。
- ⑤ 绍熙元年(1190),可谓朱子著作中影响最深远的《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漳州,即为朱子学开始大范围传播的明证之一。参见高令印、高秀华著:《朱子学通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75页。
- ⑥ [宋]陈淳撰:《北溪大全集》卷43,《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68册第852页。
- ⑦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68册第990页。
- ⑧ 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10—316页。
- ⑨⑩ 蒋维钺编:《妈祖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 ⑩ [明]周瑛、黄仲昭撰,蔡金耀点校:《兴化府志》卷25,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4页。
- ⑪⑫ 李小红著:《宋代社会中的巫覡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5—56、157—182页。
- ⑬ [宋]刘宰撰:《漫塘集》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第516页。
- ⑭ [宋]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7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0册第749页。
- ⑮ 李之亮著:《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71页。
- ⑯ [宋]陈淳撰:《北溪大全集》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第873—874页。
- ⑰ 《宋史》卷415《傅伯成传》, [元]脱脱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册12441—12442页。
- ⑱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67,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册第6479页。
- ⑲⑳ 王宇著:《刘克庄与南宋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7—134、134—142页。
- ㉑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3,第3册第801页。
- ㉒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48,第6册第2467—2468页。
- ㉓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91,第9册第3887页。
- ㉔②④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35,第12册第5419、5422页。
- ㉕ 蒋维钺、郑丽航编:《妈祖文献史料汇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辑散文卷第2—3页。
- ㉖ 李之亮著:《宋福建路郡守年表》,第110、112页。
- ㉗②③③③ [宋]真德秀撰:《西山文集》卷5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858、863—864、859、850—860页。
- ㉘③③ [宋]魏了翁撰:《鹤山集》卷9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438、439页。
- ㉙ 宋代朝廷为祠神信仰提供合法性的途径不外两种:其一,进入祭祀典;其二,获得赐额、封号。参见皮庆生:《宋人的正祀、淫祀观》,《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第26页;皮庆生著:《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 ㉚ 周笃文、马兴荣编:《全宋词评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6卷第308—310页。
- ㉛ [宋]吴自牧撰,阙海媚校注:《梦粱录新校注》卷14,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248页。
- ㉜ [宋]真德秀撰:《西山文集》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561页。
- ㉝ [宋]魏了翁撰:《鹤山集》卷4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464页。
- ㉞④④ 皮庆生著:《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295—313、225页。
- ㉟ [清]曾曰瑛修,王光明、陈立点校:《汀州府志》卷20,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457页。
- ㊱ [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68,第14册第6518页。
- ㊲ 《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元]脱脱撰:《宋史》第37册第12964页。
- ㊳ [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案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5页。
- ㊴ 《元史》卷10《世祖本纪》, [明]宋濂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册第204页。
- ㊵ 詹石窗、于国庆:《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96—100页。
- ㊶ 徐朝旭:《论儒学对民间神明信仰的影响——以闽台民间神明信仰为例》,《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49页。